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珍珠船 第十三回 東方白月夜遇花神

詩曰： 神仙何必說天台，始信桃花遍處栽。
亂後春風緣易合，閨中環珮夢難猜。
豔姿會向瑤台見，幻質偷從月夜來。
堪羨幽期相共訂，異香縹渺下蒼苔。

從來人之壽夭，俱繫乎命。然亦有修真煉氣，辟谷餐霞，或為地仙，或得飛升白日，載諸史傳，無足怪者。更聞百凡有情之物，久歷歲月，亦得為精為妖，現形白晝，迷人黑夜。如唐人所說山魃木客，花妖月怪，以至狐狸變化。種種奇聞異說，雖云理之所無，實亦事之恒有。只是為崇害人的多，有益於人的少。假使世人或有致遇見的，也有驚悸成疾，也有癡迷損命。所以目之曰精，稱之曰怪。豈料其中，亦有成真正果，得道長生。雖或變幻出奇，並非害人自益。故佳人才子，遇著亂離，得諧伉儷，乃是一件極平常極容易的事。惟是聞聲相思，未曾相遇的時節，先有一個似仙非仙，似妖非妖的，冒托嬌姝，偷尋風月，奇奇怪怪，弄出許多佳趣。比似那蕉帕記所演龍生相遇的故事，尤為新妙。

這段話頭，出在先朝崇禎年間，太平府繁昌縣，離城數裡之外，有一秀才，複姓東方，單名一個白字，乃漢朝東方朔之後。其母臨分娩時，曉日初升，所以取白為名，曉生為表。父祖俱登科甲，在繁昌縣中，號稱名宦。只是累代清官，家事不能十分富厚。又兼東方白年才弱冠，父母相繼去世，生長奢華，不勤家務，日逐飲酒賦詩，揮金結客。因此不上數年，漸漸消乏。忽一日，春光明媚，東方生邀了同窗的兩個契友，一喚蘇澹如，一喚林仲蔚，出到郊外閒遊。將及中午，撿那水邊林下，喚著家童，擺開酒果，席地而飲。既而酒至半酣，閒話中間，蘇澹如笑道：「東方兄今年已是二□三歲，為何未娶尊閨？豈猶未識裙裾內滋味，抑如張君瑞別有西廂奇遇者耶？」林仲蔚亦笑道：「吾看曉生，風流倜儻，美如冠玉。日讀美人閒情諸賦，豈不知鍾情我輩。想必有姣好如朝雲者，時作陽台好夢，故爾未尋玉鏡台耳。」東方生歎息道：「弟家雖有數婢，俱是粗醜不堪的。即媒妁紛紛，不時將那庚帖來議姻，怎奈先君棄世以後，家漸蕭索。所以百金之聘，尚難措處，以致蹉跎至此。」三個正在閒敘間，忽見老蒼頭周吉，急急的前來尋見，向著東方生道：「今有河南陳留縣賈老爺，尚未知先老爺歸天，差著兩個管家，齎了一封書，特來問候。想書中別有什麼緣故在裡邊。那管家要與官人面話，所以教我來尋，望作速回去罷。」東方生厲聲道：「日色未斜，酒亦未醉，知己談心，正在暢快之處，偏要你來絮絮叨叨，講這一會。他既遠至，就是晚間相見，亦未為遲，何必如此性急。老蒼頭道：「那兩個管家，聽說先老爺仙逝已久，就要回去報知賈老爺，專候官人拆看來書，討一回札，星夜就即趕回去的。為此連催數次，不得不來相報。」蘇、林二生遂即起身道：「東方兄既有正務，弟輩已入醉鄉，不敢久坐，就此回去罷。」東方生挽留不住，即命蒼頭，收了杯，與二生作別，取路回家。

你道，賈公是何官職？河南太平，隔省遙遠，有何瓜葛，致書問候？原來賈公諱范，官居□卿，與東方生的父親同中進士。於筮仕初，同任山東，最相契厚。後因足疾，告歸林下。做人端方厚重，治家最嚴。只是年將六□，並無子嗣，只生一女，名喚瓊芳。那年，已是一□七歲，為因擇婿，尚未受茶。因聞東方生早歲游庠，聲名籍甚，故特專書候問，並欲東方生到彼一晤。閒話休提。

且說東方生，當下回來，與賈管家見過，接那書札，拆開細看。只見書上寫道：

憶自都門分袂，音問遐疏。年兄既已高臥東山，弟亦蹉跎足恙，歸息林下。雖暮雲春樹，馳想日深，而術乏長房，無由縮地，惟於子規聲裡，時墮數行淚耳。竊想年兄，膝前斑彩，不減謝庭玉樹。弟也，弱息徒存，西河抱戚。其間苦樂，又不啻霄壤之殊矣。故特專□奉候，並屈佳郎公至舍一晤，俾得覲面請教，以開茅塞，則弟之甚幸也。統祈台鑒，無虛佇候。不宣。

東方生看畢，對著賈管家道：「重煩二位遠來，足見你家老爺一片殷殷厚誼。不料先君棄世，已經三載。極欲同著二位，即去問候一遭。所慮家內乏人，難以遠出奈何。」那賈管家道：「小人兩個臨出門之時，家老爺又再三叮囑，必要請大相公前去一會。若是家內事體，可以托人掌管，望乞即日枉駕，庶不失家老爺盼望之意。」東方生沉吟半晌道：「二位暫且過了，今晚容思，明晨再為商之。」到了次早，賈管家又再四堅懇，東方生猶豫未決。因談及賈公家內事情，從容問道：「聞得你家老爺，只有一位小姐，不知多少年紀，曾受聘麼？」賈管家道：「家小姐今年一□七歲，還未納聘。」東方生又問道：「生得如何？」賈管家道：「家老爺治家嚴肅，小人們也罕得見面。但聞琴棋詩畫，件件俱精。若論容貌，真有沉魚落雁、閉月羞花。」東方生聽說，心下大喜，主意遂決。即將家內之事，交托外母管理，外面帳目，俱著周吉主持。當日收拾行李，帶了書童紫電，同兩個管家一同起身前去。

不一日，到了陳留。兩個管家先去報知家主，東方生隨後而入。賈公喜悅，忙出來接進堂上。相見已畢，各敘寒溫。賈公道：「憶自京邸與賢姪會後，倏忽已經五載。頃聞小價報說，令先尊去世，業已三年矣。道里遠遠，不獲以一觴作奠，使老夫聞之，五內俱裂。所幸賢姪氣宇哀然，才名藉藉，異日功名，決不在令先尊之下。」東方生道：「小姪罪孽深重，以致先君早背。今蒙老年伯破格垂情，所以聞呼即至。但無寸芹為敬，負罪良多。」說罷，一茶再茶，又將些時事閒敘了一番，少不得整備酒肴款待，俱不消細說。當夜席散，將那堂之西首書室，把與東方生做了臥房。自此一住旬餘，每日間供給之盛，禮遇之隆，勝似那嫡親猶子。只是賈公家法甚嚴，日常並沒一個婢女出到中門以外。那東方生，原為著小姐而來，誰想內外查隔，心下怏怏，大失所望。幸喜臥房之側，就是一所絕大的花園，中有牡丹亭、芙蓉閣，以至曲欄雕檻，□分華麗。剛又值二月中旬，嬌紅膩紫，競豔爭芳。所以東方生每日與賈公，在園遊賞，盡堪消遣。

忽一夜，月明如畫，東方生因買公外出，獨自一個，慢慢的飲了數壺。將至更餘，書童紫電，已是蹲在窗邊垂頭而睡。東方生帶著半酣，詩興勃勃，朗吟一絕道：

□載交遊俠客腸，負才自信有文章。

但知把酒邀明月，莫問他鄉與故鄉。

吟畢，又一連飲了數杯。忽聽得竹屏之後，笑聲隱隱。東方生心下驚疑，連忙走出軒外。四圍一看，只見兩個美麗女子，輕裾冉冉，攜手而來。須臾近前，向著東方生，深深的道了兩個萬福。東方生仔細視之，那兩個女子，生得如何？但見：

一個衣青，一個衣白。嬌容絕世，秀髮拖雲。那衣白的，麗似梅花籠淡月；那衣青的，裊如楊柳颺輕煙。論妖姿，分明仙子臨凡；問芳庚，恰值牡丹初綻。若非是鄭康成的侍女，定然是白司馬的青衣。

當下東方生一見了兩個麗妹，按不住神魂蕩漾，欣然笑道：「敢問二位姐姐，是賈老爺宅上何人？為何夜靜更闌，還在園內，特來下顧小生，有何見諭？」那衣白的女子答道：「妾身名喚素馨，這個衣青的喚做秋影。俺兩個俱是跟隨瓊芳小姐的侍婢。俺家小姐，素**月，故候著家老爺睡熟，即與妾輩偷出香閣，將那清光玩賞。今夜忽聞郎君高吟佳句，所以小姐特命妾來，要求詠月新詩，以作閨中珍玩。」東方生聽罷，不勝技癢，連聲應道：「向聞小姐能詩，奈緣重門查隔，無由請教。今蒙小姐不以荒疏見棄，敢不拋磚引玉。」遂取花箋一幅，題下七言絕句一首道：

三五良宵月正圓，月當圓處倍堪憐。

莫愁今夜西軒靜，爭似嫦娥獨自眠。

素馨微微笑道：「郎君詩雖敏捷，意卻輕狂。容俟妾輩轉達小姐。倘有話說，當以報郎也。」言罷，接了詩箋，仍與秋影攜著

手，翻然而逝。東方生回進臥室，心下狐疑，不住的想道：「若使小姐果係憐才，則明夜夜深時，必然出來面會。倘有僥倖之處，也不枉了來此一遭。」又想到：「我到此半月，悉知賈公的閨閫，防範甚嚴，怎有疏虞，容著小姐夜深人靜，獨自出到花園之內？莫非是花木之妖，將人迷弄麼？」當夜展轉不寐。次日清曉起來，悄悄的問著一個小童，果有素馨、秋影二婢，遂坦然不疑。

那一夜，東方生略略的飲了數杯，即退入西軒，打發紫電先睡，獨自靠在雕欄，詠那「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」之詩。俄而漏下二鼓，只見素馨、秋影聯步而至，莞爾而笑道：「恭喜賀喜，郎君做了好夢也。小姐已在牡丹亭上，專請郎君過去一會。」東方生聽說，喜出望外，連忙隨著二婢而行。到了牡丹亭，只見瓊芳端然立於亭內。素影娟娟，輕裾裊裊。但覺一陣香氣襲人，其國色也。東方生趨步向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小生乃村塾鄙人，小姐是中州麗質，何幸今宵得承清盼，情逾常格，感動五中。」瓊芳低聲答道：「蒲柳之姿，生長孤陋，幸遇郎君遠顧，下榻西軒。雖則景慕才名，無奈重垣遐阻。詎意看月中宵，獲聆佳什。故特專鬟相候，願拜清光。」東方生笑道：「昨宵酒後俚言，有污清耳。願求珠玉，以慰蕪懷。」瓊芳道：「賤妾偶附幻花之質，從無詠絮之才。君既見索，敢不杜撰一章，以求斧正。」遂徐徐吟道：

柳作雙眉花作容，漫將傾國羨蒲東。
清宵獨伴牆邊月，疏雨常愁沼上風。
粉蝶何心春欲暮，黃鸝如怨曉來空。
君雖憐妾難知妾，別有幽懷未許同。

東方生連聲贊道：「小姐真是錦心繡口，所以有此白雪幽蘭之調。小生學慚窺豹，句乏雕龍，不敢復道隻字矣。」瓊芳道：「郎君詩才妙絕，不減庚、鮑，何必過謙。」東方生乃朗吟一律道：

春深偶向洛陽游，幸寓名園散旅愁。
簾捲孤亭風弄竹，花寒三徑月當樓。
漫憑詩句成佳會，敢想雌鳩賦好逑。
只愧予非韓壽侶，異香安得倩卿留。

東方生吟訖，瓊芳微微笑道：「君才遠過韓壽，妾亦恥同充女。今夕之會，實因慕郎才貌，休得妄疑妾有他心也。」東方生口雖吟詩，一眼看了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閨媛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下肚子內去。怎奈瓊芳容色端莊，語言嚴正，又值二婢緊緊的侍立於旁，雖欲以情詞動之，無由可入。遂將古今騷人淑媛，評品了一會。瓊芳因從容問道：「從來名花傾國，原無二致。君之所評，古來姝麗，誠有當矣。但不知花有堪愛者幾種？」東方生道：「花之可愛者甚繁，予獨愛蓮之清潔，梅之芬芳，菊之隱逸，海棠之綽約。此外俱屬凡葩俗卉，卑卑乎不及數也。」瓊芳變色道：「不謂郎以聰明之資，過人之識，而評論之陋，誠有可笑者。夫花中之王，惟稱牡丹。花之香而最豔，亦莫如牡丹。所以魏紫姚黃，列於名譜，絳英綠萼，詠入新詩。雖使金穀園中，百卉俱備。而檀麗莫如此花，至以錦幔繡帷，遮風障日，而所獲惟在此花。郎乃捨而不取，毋乃太謬乎？」東方生道：「小生妄加月旦，有失名花，小姐譏之良是。但已月轉西廊，夜將半矣。客中寂寞，小姐亦肯見憐乎？」瓊芳聽說，低頭含慍，拂袖而起。二婢簇擁，由牡丹亭後，穿著竹徑，環珮珊珊，霞裾冉冉，飄然而去。東方生目斷意迷，如喪魂魄。回至西軒，長吁短歎，直到天曉，不能合眼。是日，神思困倦，假推有病，一直睡至傍晚。賈公進房慰問道：「賢姪貴體不安，願加保攝。但聞解憂之物，惟有杜康。為此特備香醪，聊與賢姪消遣一會。」東方生再三謝道：「感承老年伯厚情，酒亦小姪平生所好。奈因家業飄零，功名未遂，雖有醇醪，莫能解其鬱結耳。」賈公又曲為勸慰，即命取酒對酌，東方生勉強飲了數杯。賈公見其怏怏不樂，隨亦起身進去。當夜，和衣睡。至二更時候，只見素馨、秋影，攜了衾枕，排闥而進，向東方生笑道：「快些起來，迎接小姐，睡何為哉。」東方生剛剛站起，那瓊芳已至房中。素馨、秋影將門反掩而去。東方生欣喜之極，莫措一語。親為瓊芳解衣卸帶，同赴陽台。雲雨之際，嬌羞畏縮，真處子也。既而漏下五更，素馨、秋影即來迎接，瓊芳披衣而起，口詠一詩道：

夜深香雨散幽空，珍重郎君惜晚紅。
若問根株何處是，教人重恨五更風。

東方生殷殷送至軒外，重與訂期而別。自此，每夜二更而來，五更而去。同宿於西軒者，將及一月。東方生以為真是瓊芳，擬欲倩媒求姻。不料流賊攻陷歸安。消息甚近，滿城土庶，咸思避他方。

一日中午，賈公自外慌慌張張揮汗而歸，對著東方生道：「頃見中尊，據報流寇已犯境上，我今連夜收拾細軟物件，打發老荊小女隨著賢姪先出城外，暫於客店住下，我與舍弟賈子錫，隨後出來。大都賊勢披猖，不能平靖，必須避到貴縣，就借賢姪宅上暫居，以觀動靜。」東方生聽說，又驚又喜，連聲唯唯。當晚更餘，瓊芳獨自一個，悄然走至，低聲囑道：「適蒙家君吩咐，妾同老母，明早出城。惟恐路上郎或窺覷，或與侍婢交言，一露風聲，不但好事乖張，必致貽羞蒙垢。故特乘閒出來一會，千祈謹慎為主。」東方生道：「不須小姐叮囑，小生自當謹慎。」瓊芳又拔下玉燕釵一隻，留與東方生道：「異日相會，以此為證。」東方生接得燕釵，瓊芳登即悄悄而去。

到了次早，賈公收拾停當，僱了一輛車兒，即令夫○○○○囑托東方生護領出到城外，安頓在客店內等候。賈公來時，一同前去。誰料等至午後，賈公並不見到。只聽得炮聲如雷，店門前經過男男女女，無不扶老挈幼，背著包裹，啼啼哭哭，爭去逃難。不多時，連著店家也要關門閉戶，收拾起身。急得賈夫人沒做理會，忙喚兩個老僕，並與東方生商議道：「流賊已在後面殺來，老爺又不見至，若不隨眾奔逃，必致被難。又恐去後老爺來時，不能相會。似此進退兩難，如之奈何？」東方生道：「據著小姪愚見，老年伯必被阻隔在城。老伯母若不急去，禍必至矣。莫若到了前面地方，尋一安頓之處，然後再來探候老年伯的消耗，方無失誤。」賈夫人點頭道：「賢姪所見極是。」遂即同了店家夫婦，一齊起身，連夜趨行。

離了陳留，約有七□里之外，地名石沙村，借一莊房住下，當即打發一個能幹的家人，喚做賈秀，回到縣中探望。一去三日，不見回語。等至第五日午後，始見賈秀回來，向著賈夫人稟道：「小人當日奔行到縣，只見流賊漫山遍野，難以前進。向一村僻人家，過了二晚。至第三日，那流賊始拔寨而去，遂即揜進城內。到了自家宅子，只見賊將把一張封皮封著，四邊鄰舍，並不見一個人影。被賊殺死在地上，沿街遍巷，不計其數。到處尋問，竟無老爺的消耗。為此急來報知夫人，請再從長計議。」賈夫人與小姐聽罷，止不住眼眶流淚，號哭起來。東方生再三勸慰不住。要知端的，下回便見。